

AE

2

L37

1775

v. 11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

都人送別之地

可對陶穀化化

陶以粗紙供圖一化

也取溷紙復抄二化也

世號棋爲木野狐

以其如海人也

可對茶名草

大蟲

唐茶禁大嚴人畏之故名

羊曰美

豕曰簿

猪曰長喙參軍亦

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何奴庭惠信
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字耶官耶

按以下原本有宋戴遺詩對句有本屬來紅三
條因有脫葉首尾不全別刊卷末以俟完本

狀元詩籤

黎狀元淳初膺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開
闡酒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
爲同輩所啐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帝京忽聞
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已
而果然

白鵲駕象歌行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
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旣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
衣溫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鵲見
幼主崩哀鳴躑躑竟墜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
肯拜跪竟死及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
王事張廷實有白鵲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
緋猿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
咨且誘之旣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

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舖屹然十日
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
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
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
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
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
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
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
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萬世

俾全象德行天詠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
無白鵲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邱
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鵲急
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
墮東北三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
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鵲籠中起躑躅恨不
握劒揮長戈劒欲截斷叅政首戈欲鑄絕宣慰脰請
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
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

鵠鳴呼白鷗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
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
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
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
直待滄溟涸

○對聯

吏部許尙書讚乃尊亦吏部尙書也已先爲戶部尙
書兄詔亦嘗爲南戶部尙書也吾友俞子木爲作一
對云父冢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

總兩京之會詠又友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衙曰四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可移易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咏人影一詩膾炙人口子意佳固佳矣然格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訕昨讀詞學筌蹄有楊樵雲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藁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詩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

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
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
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金在難鑄昭君
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喚醒三年
抽藕織得欄裙甚徘徊窺鏡交翼鸞文一片飛花來
云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按以下原本有沈明德詩常詩忘作者呂洞賓
詩召文互見共四條因有脫葉首尾不全別刊
卷末以俟完本

真元問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
秋。羅衣濕透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
宮愁。後章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
歌幾處愁。至於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譙歸宮漏永。
薛王沉醉壽王醒。題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
考。苟以軻書爲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
伊尹之就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反復

者五然後相湯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益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湯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六就

伊尹○

桀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杜律虞註差處

子嘗讀杜詩秋與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

隨正註下今錄之於藁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謂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卽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

其可悲故計其歲月則已見菊開兩度而他日見
之感物思舊亦必墮淚矣今孤舟一繫於此不可
以去而故園則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哉中四句
正指江山二字事舊註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虞註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
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今秋

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校工
部員外郎而與尙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違遠者以
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爲
可悲也不特此耳適聞方見日斜卽今請看石上
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尤
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當作南斗峽中猿甚哀聽其
啼時眞實可以三聲而下淚張騫窮河源作奉使
乘槎至蜀今我無故而至蜀則我之奉使也亦虛

隨騫八月之槎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
違而伏枕於此但聞山城樓上之粉堞隱藏悲笳
而已兩句皆在望字上來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
時已望京華而石上藤蘿之月猶在望也常自乘
涼今倏爾已映於洲渚蘆荻之花秋氣蕭瑟通篇
悲惋實虛達隱又是篇中之目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瑟方檣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註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
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
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
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
畫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樯
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
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終非天
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萼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

上通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內一不修納壽王之
妃召祿山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遊幸之地忽
已入邊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
及幸蜀之萌其初也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繡柱圍
繞焚香之金鶴苑中何所有則錦纜牙檣驚起在
水之白鷗今而豪華蕩盡回首可憐不知此秦中
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業哉舊註不知其
旨意之所在而黃鵠白鷗之解尤爲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

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虞註乃謂劔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
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
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
徒見虛夜月動秋風而已菰米沉雲蓮房墜粉感
嘆深矣關塞極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
之而江湖滿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

不歸依耶唯字一字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
強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詩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
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
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
律詩可用兩韻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
証。今人遂爲口實。予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寶
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跋也。苟如僧言只漏無字

庶幾可耳況此又非古韻若李詩既是律矣豈可押
兩韻耶若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有攀
原安三韻子美夔府咏懷排律重用纏船弦字退之
咏筍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

竹葉集卷三十五

宋戴遺詩 缺尾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
頂小字如芝蔴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
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
詩不滿一百則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
寄答古詩各十首考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詩
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
少監胡仲伸輩而又裝潢成軸襲以文錦安知不又
爲他人之取乎苟或敗壞千古埋沒今特錄置於藁

則又傳遞一番彰者衆矣亦慊收藏者之情宋詩云
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爲使之仍遭病
熱中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絲養此一朝命
命豈復在吾棄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百齡寓幾姓
大運旣如斯何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
交橫復焉如騷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駢
騏衆草吐芳滋朝夕樂我飢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
麋伊誰施網罟生致來軒墀赴蹈絕湯火奮觸無完
肌亦知天地間久安豈其宜 恐棲長林庶可免禍

機禍機旣弗脫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有薇與雲
齊卽當謝羈絆采采不知疲窘束勢方固安能遂吾
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異今朝事變來如雲斯須無
根苗紛糅不可遏冰澀火復焦人壽縱金石刮剝當
亦銷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月不受雲迴颺任
成濤况當九春時一青發新茗好鳥從東來飛鳴羽
翹翹中循律呂音聽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內塵慮息
秋毫吾身且并忘誰復慕蟬貂 洛陽有名園奇葩
洩春和旖旎向人傾姱麗明綺羅曾未浹日間飄雲

隨風沙豈惟花獨然撫躬良自嗟昔年髮如漆轉盼
已半皤此身元無根寧不隨歲化東衢西巷間逝者
日苦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磨況亦有時泐尙何
恤其他我年踰半百來目知幾何誰家有美酒鼓缶
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訶盈盈白面生騎
馬出重關鐵衣何皦皦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貅繡
旗隨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百蠻常從大將軍三
箭定天山飄搖意氣得秦華欲成吞庸豎震駭之喑
喑咸長嘆鄙我章句生棄擲同糞丸我固孱弱驅人

服章甫冠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爲恐壽命促汲
汲求長年中開龍虎鼎烹煅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
人無窮門日瞻九霄上白鶴來翩翩剛飈吹弗休跬
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頓髮白被肩鬼啼丹臺下令
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嘗引船羸劉有遺轍皎
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幸有一寸心萬
世能長存 華齡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學染血色絲
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爲血氣衰
惡此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溯羲皇前一塵不可漚

曰玉爲肺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瞢瞢夸毗子
反諛爲迂頑驅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嗔
再拜相與言床頭有周易時時宜細看 誰家有高
樓朱戶凌雲開綺帳結流蘇衆色何粼粼朝庭舜趙
女夕讌歌吳姬笳簫雜琴瑟其音愴以悲自謂永世
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間樓毀人亦隨荒烟壓白
草寒蟄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感予夜不
寐寔寔起遐思鶉衣坐西軒浩然千古懷 我坐我
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因成童卽

窮經豈因墮白紛爲是動中懷有淚沾衣襟犬馬齒
未衰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須浪云云年當四
五十所愧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爲人是非姑
置之取琴彈秋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懼忻所傷至
已乖何能鬯吾神戴詩云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
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
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旣遭變井邑還日非
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本不居市廛悔之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當

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宴孰堪
設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惟聞古時
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傷心許寶劍非所
惜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 辭家獨行遠捐軀遠

從戎已謂勲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
羣雄苟秉先登羽卽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可備
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尊俎中獸尚憚爲犧人豈昧
藏弓況復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
亦殊倫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

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薜蘿
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我獨
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願言攜壺酌長與
爾爲隣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
寂絕輪鞅病夫亦何爲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
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賞寧知雨露深但
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蹈時網少小秉微尚
游心在六經冉冉年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
何以陶我情園蔬親可摘新穀亦旣升命室釀美酒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
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
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內忽如流電

對句有本 缺

鴈來紅 缺首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
花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
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
絕然三詩同一機軸工巧畧異

沈明德詩 缺尾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宜諸酒能文尤工於詩畫蕭
散不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試
不完董學憲副吳原明因其疎于經學且重聽命賦
耳聾詩且限韻焉因草書耳聾二字於水板沈望見
耳脚帶長以爲打字也亟奔去復召喻以作詩遂口
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
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一任鳴方歛穴蟻從
教鬬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手倦清談後應
貢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常詩忘作者 缺

呂洞賓詩 缺

呂文互見 缺首

能之已干之音初曰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
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
孟子曰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此呂
氏本前人語也本生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
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盡數曰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董子曰
揚湯止沸不如釜虛去薪又曰父不能傳之於子臣
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孰不傳之
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後人
本呂氏語也

十作
類
卷
三
三

七修類藁卷三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岳廟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贛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王亦宜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爲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

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少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終
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蕕判也王刻像行溫
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窮奢者何
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却交驩之
名姝勇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方孔
明也夫爲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
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冤蓋非一
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
事於學宮適值葉教諭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
則行否則當受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爲題予
書一絕呈之名花不鬪艷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莫
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雪有天香葉知有爲故意復
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已噴而口占天香國色美
丰姿祇是西風颭墜枝今日悲秋人見汝有何奇句
動吾師葉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題芙蓉扇面偶
感前事書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困儒生當

年錯怪淮陰少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之謂
予曰汝尙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亦偶然耳囚出酒
命酌痛飲而罷

壽詩

杭劉菊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
以詩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
物之文學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
時紅蒐羅經史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
鳩計拙眼高渾覺馬羣空藕花池檻新涼好且對妻

拏試碧筒友人前東徐叔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
尙今代巢與山種菊滿籬下嘯傲天地秋一壺時復
醉此外非所求雙鬢颯已白偃指甲子周大塊假以
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但固金石
操毋爲身後憂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
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旖旎散晴雲翠館參差咽寒
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博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
飛翔追逐神仙爭韻頽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瓊觴
薦瑤席碧闌十二藕風涼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

仲昭昭云火龍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涼颼
蕩暑天沉沉南極回光射東壁菊莊老人詩中豪飄
飄不是紅塵客燃藜久羨劉更生博學遠過揚執戟
瑤池昨夜來青禽慙慙爲報羣仙臨紅麟壁脯玉絲
脆紫檀熟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曲橫笛交奏雙
龍音烏痴兔嬾日月緩定應爲子留光陰江陰卞華
伯榮云碧空無雲見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菊莊行
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烏程
遠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薦以雪藕兼冰桃後

五百歲摩金狄世同薊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
長生特地畱詩豪濟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稱壽
神完氣亦完少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枝杖
班裁笏簪冠願君爲砥柱學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靜
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重東南獨出羣照夜青黎
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鸚鵡鋒難敵臉暈桃
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髮任紛紛郡人
張天錫錫云德化子今詩亦化收拾聲名老林下盃
邀明月豈爲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滿南陽菊

飲泉採花亦自足人間慧政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桑幾闌入海波耳順何須更
加洗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環喜一
週竭來海屋又添籌半生曠達陶元亮八旬風流秦
少游青髮碧雲浮綺席酒搖紅浪溢金甌願祈壽算
岡陵固與子湖山共倡酬莫仲璵璠云銀瓶滿貯洞
庭春數爲先生慶六旬壽域天開過甲子文章夜現
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瀟灑衣冠古逸民昭代由
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馬廷簡迨云目如巖電

貌如童獨步詞壇氣尙雄聖仰宣尼方耳順賢希伯
王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天意
未容夫子老要傳詩法擅江東劉邦彥英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韜英靈鍾開氣論議適時髦詩得陰
何細騷兼屈宋豪百編同雅健一字重華褒妙趣江
山助狂歌鬼魅逃霜空飛俊鶻塵匣出豪曹音古薰
絃奏才長雪鬣繰尋僧未入社對客嬾題糕訪古登
雲嶠懷人隔海濤乾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
藜火秋園白芋袍襟期時自負志節老彌操短屐閒

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改祇爲寸心勞有子能
臨帖無官豈夢刀菊莊聊寄寓花甲忽週遭廣穎非
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餽棗方朔預偷桃正好傳
餐玉母煩論伐毛人材何落落歲月自滔滔樂矣居
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昂云秀鍾靈氣應長庚白髮卿賢獨老成驚世才名
蓮並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
翁泛菊英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魯諸生陸有
私抄詩話一冊載壽詩尙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黥民兵有生員之父亦
在黥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
言水上打一棒蓋以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而
不知其情祇以惡語嘲之卽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
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
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
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盡是鷺齊起白蘋洲想應
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鉤守遂除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咏雪詩云衣上六花飛不好畝間盈尺是
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宋王伯厚
以爲雪詩無出其右予以此真村學究之詩也俗云
宋頭巾耳而王伯厚不知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
愛國愛民之意豈詩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昭君
詩於困學紀聞中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
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噫此伯厚
亦不善論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待其單于死而

請也亦不必其請而自盡矣

廬山高明妃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章子厚書乃翁廬山高明妃曲藏於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也及觀名臣言行錄又云公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及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同子論廬山高全似

太白前引類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所記爲是但歐
公自不當謂前引則子美亦不能此或棐乃過美乃
翁之辭抑夢得誤紀之耶若名臣錄所紀廬山高豈
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又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
傳聞也

吳賈相報祭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入相令言官劾
吳安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
貶循州宰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

送至漳之木綿菴而爲虎臣鎚死之漳守趙介如乃
賈之門人時爲祭殮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
死閹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
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隨筆武林紀事但隨
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爲預知風雷作而死
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時空中偶然雷震耳

義鳥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
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

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時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居有雙燕爲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爲畱別言耶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爲鵲丸繫其足後八年田爲潞州

判官此燕飛鳴公廨來止硯屏田諦視卽前燕也蠟
丸尙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
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
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醺朝歡暮怨雲遷移予
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再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啜羹
不如放麀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
雲迷任天社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

公之過與西巴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從其在
天非讒邪所能間予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
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
秦西巴擬荆公恐爲不當荆公直刻拗耳豈仁也哉
任復謂讒邪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
以帝鄉之路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爲山谷解倒
用西巴引退之差參瓏玲爲証予意虛字倒用尙可
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
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
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
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回碧樹秋爲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
人復用二句爲領聯皆寄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
潞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
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
桂州靈巖寺云楚客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瀟湘

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簷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瀟湘耶至以蜂蜜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卽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

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何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邱園名聞湖海宦遊於浙者
必得其文爲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
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綈
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
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少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
動鄒律秋風雙嶺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
亦以文鳴不膺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爲學甚

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
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甬東徐翩翩文彩雙明
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 魏趙老熊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爲司訓臞然若不勝
衣者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
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袁諷之也後因教導有
功漸陞至少卿直抵吏部尙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
工拙爲計老態一詩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謔也

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陀。耳聾眼暗
牙根蛀。腿軟腰疼鼻淚多。臟毒頭瘋時又舉。痔瘡疔
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予嘗
又聞趙松雪老態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
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
雪生髯。扶衰每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
攣巾不裹。中腸慘惻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
思親愛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券也
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見其詩者或未知盼盼之
終故予少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兔遊
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
休不知何謂水邊與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
北水滸至今猶有迹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
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掠得如花四五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讀之悲泣
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

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
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
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快快旬日不
食而卒臨終但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汙雪
毫方知陳結之意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
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
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
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
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子飛舊巢還在主人

非樓中盼盼樓前燕肯向他人樓上居

盼不獨鍾情

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妓妾中傑出者姓關或曰許

袁柳莊

柳莊袁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
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
僧別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
之術珙必以術顯珙自是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
咎如指諸掌凡求相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
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太宗在

潛邸遣使召見珙凝神佇思稽首而言曰殿下龍形
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
狀實蒼生真主也辭還賜賚殊厚越三年上誕膺天
籙萬幾之暇因感珙言之驗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
遇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六以疾卒姚
少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
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似
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爲也

句意

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
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
矣

七修類藁卷三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戲以所號缺笛爲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鍊體翌日誠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鍊當讓子一頭

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
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鐵崖道人吹
鐵笛宮徵含嚙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
大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闔彤庭跪獻丹宸箴問君何
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
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
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
統蒼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
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

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
舞江蛟吟勗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
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慍南風琴

鐵崖註春秋一
本名透天關

孫侍兒

孫侍兒花將軍婢也將軍名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驕
勇絕人癸巳謁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至輒克嘗
遇盜數百獨戰三日皆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僞漢陳
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

迎戰三日城中乏食而陷賊縛雲急雲奮身大呼縛
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眾射之雲至死罵賊
不少變雲妻郃氏雲與僞漢戰時子煒方三歲郃氏
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郃聞雲就擒
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瘞郃尸抱兒走爲僞漢軍所獲
軍中惡小兒啼孫至九江恐兒遇害以簪珥屬漁家
嫗育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脫身至漁家視

兒在瞞漁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潯僦
舟以渡遇漢濱軍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
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
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
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偕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上聞雲兒卽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
寘兒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
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爲神後乃授水軍左衛指
揮僉事洪武七年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邵氏夫人骸

歸乃束草像父加以衣冠合葬于上元縣南五十里
水橋太史宋景濂爲其誌閣老李西涯作樂府以美
花公子意公固忠且勇矣使無侍兒則花氏絕而一
門忠義節孝亦泯沒矣因爲長短句以美侍兒以贊
於樂府之後因併錄之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
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敢逼主將
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鎗刀痕太平城
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
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

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
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
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若旻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
陶穴如生頃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
槎爲舟運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
哭聲上徹天能聞手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猶兒
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
稀有嬰杵翁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
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

豈有筆力回千鈞長短句云孫侍見花雲嬖一朝城
陷主人沒忍死流離全雲嗣全雲嗣鬼神呵護登天
陛襲主之爵顯主志血食太平千萬世嗟吁無侍兒
花之忠郤之節亂離之際幾人白誰言丈夫意氣輕
婢妾其事詳見功臣錄但錄中乙未克滁誌爲甲午
黨從誌也

狨坐

石林燕語曰狨坐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
不知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

無毡則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輿馬也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卽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蠶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之類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蘊者亦足比方前人格律雖卑亦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首於左以啓好事者錄平錦鞋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半邊羅襪淡波小兩瓣金蓮落地

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暈向窻前趁晚晴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丸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整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曹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帶渾無半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

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
葉底教人無計下鉤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
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
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惆悵隋宮
千萬樹炎烟踈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
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
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湓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
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戴九靈插秋婦云青袂蒙頭
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

蜨點水忙緊東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
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
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
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
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
曾見花梢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潤輕扶
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
醵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
花燈籠云簾簾織出巧玲瓏朵朵分明敎化工薄暮

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
丁文煥釘靴云行過
落花香囀齒步回芳草軟埋頭
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
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
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
因悲在城市終日醉薰薰
又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曰新
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
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
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二詩乃唐人張佑孫魴者也
皆號絕唱而青瑣集
尚以雖爲警聯亦可移於南
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

予則以爲首起旣以言出金山就可移彼此謂無過
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當也若以濤驚
濺佛身言山不應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不可說夢
第同時李翱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當時
何意向之若是李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懸倒影鐘磬隔岸塵過嶺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
題韻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譏
也又聞本朝莆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
彼獨和之且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

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
山亦可謂警句

理公巖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真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
出其右世行其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至王十六年嘗
爲吾浙叅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訛也尋
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爲其畱
用未拜後士誠爲武寧王縛見太祖伯琦逮繫於後
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叅政周某蘇志作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僞吳司徒呂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殺之元史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旣爲張用之久張敗可以逃耶又何有功於國朝耶昨與中書葉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一篇攀蘿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補杭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爲周之最意予旣知則揚者衆也今已少剝或至損裂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

記其事并錄其文於藁文曰理公巖晉高僧慧理師
嘗燕寂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
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人慧菖來居觀堂起廢緝
敝爰開是窟窈窕繚複霽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
蘊後七年左丞綬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遊憩
挾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巖石刻十佛并補陀大士
像金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徼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
旅冰釋氛沴永奠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虎林
之奇觀寔苕公軌行精懇有以致之居卅號曰菩薩

蓋非誇益天竹和尚允若師臘以八十與荳同志徵
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叅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
記并書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
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
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
韋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
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

蜂鶯任宿房識者知後不潔此卽濤父愀然之事後
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豎比也
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
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
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
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
一卷行世

卜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贊曰卽此布

袋非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騰騰處處在
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
有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
贊較之岳誠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
也至聞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
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
子也何妨因盡誅僧意此固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
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
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塤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塤箎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大司馬韓公邦奇號爲知樂其言亦然

般若菴

太平府般若菴太祖旣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

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
兵腰間寶劒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顧嘵嘵問
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旨鑰僧至京將殺之旣曰
予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
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畱畱時常恐鬼神愁
故將法水輕輕洗尙有毫光射斗牛上笑釋之

僞仙詩

池州青羊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
其跋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又不失六書

矩度信非異人不能九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爲騷車
羽輪輦去寧不或承之羞哉世傳詩爲陳搏所書也
其詩云仙境閑尋採藥翁草堂畱語數宵同虛傳山
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通泉引藕花來洞口月將
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後
欸曰三清道丈玉皇舉人太和子書以予論之此好
奇而未仕者爲之也觀首云仙境閑尋末又曰求名
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尙有此言耶况書
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隨風

傳誦若謂不失六書矩度數語。劉蓋欲欺世人。不知世有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爲此字。未必真是也。搗之露醜。徒污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桑犬二詩

世傳吾杭少保于公題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教桃李聽笙歌。題犬曰。護主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惱饑腸。於今多少閒狼虎。無益於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子。問之先輩。則曰。聞有親筆於某家。蓋句雖俚而

意則尙也似其爲人或不经意而云者若手帕磨菰
之詩亦然或曰犬詩乃先正李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箕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
窗疎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
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
支一木豈期長脚悞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
陳搏後岳飛一仙遊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
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

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
死後各畱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來生與再生據
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有理致是
亦文名之士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
誥三編欲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
禮樂不協於中成書曰大明集禮倣周禮而爲治天
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

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禮也清
教錄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統歷所以欽天道也定
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嘗命劉三吾重編曰韻
會定正念農勞而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文武俸數
作省貪簡要錄見功臣器用踰制命翰林院考漢唐
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善惡者以
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歷代爲臣善惡可以
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
取大禹所敘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

下道路者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發書
案牘次第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敘得
之之艱難曰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
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
君孝親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
爲鑒戒者名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
名曰省躬錄以致道德有註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
纂至哉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
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
甲。嘗聞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
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
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而敗則爲黃也。予則以香
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城盡帶甲。擾亂一番
也。巢之反果在於秋天。兵敗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
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帝耶。是乃

二詩之讖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據此人不用功耳

七修類藁卷三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此在後世觀之也玉屑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白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

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顆
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
爲從來作詩苦似不過平荅而少譏之也意當時李
豪雋而才敏杜質樸而才鈍相會若有低昂也然則
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一自
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
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

損者莫知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
 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
 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
 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觀覽庶使如予者可考焉
 黃鍾水仙子雙調水仙子黃鍾寒兒令越調寒兒令仙呂端正好
 正宮端正好仙呂祇神急雙調祇神急仙呂上京馬商調上京馬
 中呂鬬鶴鶉越調鬬鶴鶉中呂紅芍藥南呂紅芍藥中呂醉春風
 雙調醉春風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鍾計三 紅錦袍即紅綵樓春 雙鳳翅即女冠子下

宮計四 靈壽杖即呆骨朶 伴讀書即村里秀才 黑漆弩即學士吟鸚鵡

曲 六么遍即柳梢青 大石調計四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錢即初

問 催花樂即搗鼓休 蒙童兒即憨郭郎 小石調計一 青杏兒即青

杏子亦入 仙呂計一 金盞兒即醉金錢 中呂計五 紅繡鞋

大石調 即來 喜春來即陽春曲 朝天子即謁金門 蘇武持節即山坡羊 賣花

聲即升平樂 南呂計六 一枝花即占春魁 立鶴鳴即哭皇天 採

茶歌即楚 草池春即闌 閱金經即金經字 翠盤秋亦入中

荷雙調計二 步步嬌即番挑曲 銀漢浮槎即喬水查 落梅風即壽

陽鴈兒落即平沙落鴈德勝令即陸離水仙子即凌波

怨馬夷曲殿前歡即小鳳孩滴滴金即甜水令折桂令即秋風

大春引蟾宮漢江秋即荆襄荆山玉即側磚兒搗練子即前

練沽美酒即瓊林宴駙馬還朝即相公愛掛玉鈎即掛搭醉娘子

即醉也小拜門即不拜門慢金盞即金盞兒撥不斷即續斷絃也不

羅即野落索越調計四詞調笑令即含花笑禿斯兒即沙門寨兒令

即柳三臺印即鬼三台商調計一詞梧葉兒即知秋令般涉調計三

詞臉兒紅即麻婆子急曲子即促拍令耍孩兒即魔合羅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

詞計七

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呂

混江龍

後庭花

青歌兒

南呂

詞計三

草池春

鷓鴣兒

黃鍾尾

中呂

詞計一

雙調

詞計四

新水令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已上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

止差其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

籍宿江上館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

錄於藁元章詩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憐聽雨愁
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馬花老蜀山鶻冷淡無
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云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
眠思親懷愛日閼史記疑年白髮生愁後黃華立醉
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搖落暮天迴丹
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隣
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詩云楚驛南
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
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畫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窻着
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貢
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
旂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
金風捲翠華此貢高宗之不予也又忘其名姓者咏
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宜和御墨香猶喜
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
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楊少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
武湖壩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吳思菴訥時握都察院
章以其密迹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
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
好撐船至今傳爲笑柄鄙吳而予楊也予以思菴誠
寬大而不答使當時卽寫此詩易以已名復送於楊
楊何顏哉此正楊公代吳之作也其與鑽核較籌者
何異哉况後湖朝廷所禁今人反以抑吳豈以楊有

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瞿存○
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胷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
兒詩來然白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
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
死○昨見說郛載一詩亦似過之勸君休鑷鬢毛斑鬢

到斑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風吹送北邙山。
又宋淮南閫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贈詩云。自
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
有弔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
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
懇。又自各妙也。

竿技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技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
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云。賜也
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
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
憂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卽此占知矣。
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使。
姪賦之姪曰。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
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
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忘於鄭清臣史。揆每左右之得
畱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赴鎮之日。朝紳

餞之適有呈竿技者曹聖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
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
看後師果敗皆詩讖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晏意
但各用事不同韓詩題雖非竿技義則一也然實得
幾間之情惜不知名也故併及之

鄧字四音

鄧字一則肝切爲贊一才何切爲醯一祖管切爲纂
一祖九切爲攢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
爭是非殊不知四音皆是惟醯字者縣屬沛國蕭何

初封之邑贊字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
加於蕭何餘非其宜究而論之又惟讀醴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爲風
俗所興而閩州者因得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爲一代
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太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
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
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
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

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據歌曾孫不掘玄孫掘則
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予意換中二句數字
可也如曰好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頑劣曾孫
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其閩州歌乃革男子繡文之
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蓋亦有
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杭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如趙子
昂宋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

多詩則未嘗聞也。予於舊杭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人。則又惜死於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霑。日華浮動碧絲簾。軒前插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簷。又答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薄簾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匡山大忠祠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亦成功。身爲左袵皆劉豫。

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
宮又以謂深知聲律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
刻蓋今選解其詩者祇欲遵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爲
重故於近體有蘊藉者不錄却以似禪而難通者往
往錄出解以已意人之見之莫怪其爲不知也如張
帆海上回帆掛鉞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又
曰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
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
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

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
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
不思程朱何嘗不作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
道豪傑惜流於禪若指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璇圖詩

幼聞秦寶滔之妻蘇若蘭有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繹枝之類歟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

之止可初讀效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
文公讀至五下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
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惠子只無悔過竇連波據是
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
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
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
紬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
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
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

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
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
蔡琰崔鶯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
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真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
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藁畧少
抑揚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永樂間其地有翰林侍
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推重之朝廷亦尊寵

爲疾也賜藥卒也賜棺惜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爲
八景作卜算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
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
王聶二集少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藁

夾城夜月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
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
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
溟小兩岸是漁舟潑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留五
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
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
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

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
照芙蓉露

花園啼鶯

旭日照花林鶯囀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
聲攪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
着家僮掃

臯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蓬島人間近珠樹瑤花滿眼開縹緲仙
臺影便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擎披雲看下方月

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浙瀝帶秋垞兩岸蒹葭響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
清唱撩亂下枯槎一夜苕溪漲天目應添翠色重回
首看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烟外聞
雞犬禾稼滿秋原路向桑麻轉簫鼓從教樂社神歲
歲長相見

已上王詞後聶詞也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濶柝聲稀
試登高處望露濕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
昔是今非驚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
歸夾城夜月

西北城闌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
桃花三級浪何處覓桃源彷彿鴟夷乘白馬潮頭
日落雲昏瀆祗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
門陡門春漲

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
紫驢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
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
翁。半道春紅

一抹夕陽，伍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
疎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
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
斑。西山晚翠

芳圃萬花，圍繞處，嫵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

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
記得早朝花虛散金河
草色淒淒數聲只在御橋西
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花圃啼鶯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巒
旣瓊林琪樹間琅玕
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
玉宇瓊臺千仞表羣仙
飛珮驂鸞不知何處倚闌杆
洞簫吹一曲鶴筆不勝寒

阜亭積雪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
橋兼葭兩岸響蕭蕭
水村煙郭外隱隱見歸樵
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

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
腰江橋暮雨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
田翁邀社飲擊鼓更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
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雖言淳樸俗自有一山
川白蕩烟村

子昂探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
絕句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爲尋僧半探梅僧不逢

今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廻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
寺已爲墳地不知此紙存亡也噫

南似審言

楊萬里序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
知尤有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卽日射江樓霧氣黃
明年春色倍還人卽錦江春色逐人來如八荒平物
土卽八荒開壽域如伐鼓撞鐘驚海節撞鐘考鼓天
下聞如去歲茲辰捧玉床五更三點入鵷行卽季冬
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天天地壑照照日日月月

星君君臣臣幼幼載載年年正正却却無無釋釋文文而而後後山山

叢談中又多廐廐初初整整證證釐釐授授正正聖聖國國生生七七

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

以肅肅戴戴字字重重一一正正字字總總計計則則又又二二十十字字矣矣書書且且不不

同六書本義亦以此產產字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

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而日作回並篆文也

年作羣羣正作舌亦有作正者授作釐亦有作穠穠者

國作圖亦有作因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坐者星字崔
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
所載人自不考遂以謂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
則黃林雲華嚴經跋云武后有證聖等字乃桓彥範
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傳
寫不同今則據其所同者書以釋之於右

、箕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箕寫
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

聽西窗雨。欠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殺之詞類耳。

廢主詩

梁簡文帝爲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藏龍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歡後主爲周滅時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求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

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
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
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薄爲徐知誥、遍遷於
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洒吳江淚萬行、兄
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
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賦車攻、
投老汧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
嘗膽思賢佐、顯情憶舊遊、故宮禾黍遍、行役閔宗周、
又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越已經年、衰殘病渴那

能么辛苦窮荒敢怨天。右六主所咏雖有高下皆非
聞墓聲而問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
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敖方伯英綠雪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
惟貴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
之者寡也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蓋說文富曰備也
廣韻曰豐於財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
富未嘗以田字起義而貴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貧

字則如敖解蓋分貝則貧故說文云財分少也而敖何不證此

湯盾績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盾績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
畧少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
奉徐則以爲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
也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其獨當邊方
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爲叅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
飲聞敵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

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胡直前一箭而斃時
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外通州驛天色
將暝忽有兵官騶從甚盛來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
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
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
腮胡馬踐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
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
望鄉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殊
不知屑績素已用物多而取精宏矣又一旦卒然而

死氣血壯盛精靈不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誰家鏡匣參差蓋露出楞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直亦賦此限敲梢交韻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初磨出

玉匣參差蓋不交古人以爲模多遜之句也殊不知
二詩皆祖襲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耳桐江詩話禹
偁又作曹希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時同余夜
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傳藥
杵敲雲邊微見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
口未交余訝之以其他日必成大名惜爲弟子員不
久下世至今夢寐常思之

七修類藁卷三十九終

卷之三

一修業男老三

八



